



服部文庫  
117  
320  
2



117  
320  
2

辨  
名考注上  
初葉二枚脱落

二

服部文庫

117

320

32

荀子論學辨道  
七章考注



117 320 (2)

夫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  
 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學者皆聖人  
 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  
 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人，不以  
 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  
 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  
 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  
 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

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  
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故禮  
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  
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  
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曰仁  
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篇夫道屬先王德屬我  
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  
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又曰  
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朱注私欲  
用又曰有傳言者有偏言者見辨道是其所見根於  
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  
性孟子盡心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朱注仁者人  
性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性人人殊則又  
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性人人殊則又  
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滕文公初章朱注  
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  
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

則無私欲之蔽 是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  
而能克其性爾 夫所謂愛者平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  
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平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  
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德為爾人生之初不與聖  
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  
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  
不已稟諸人為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  
意謂仁為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  
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

詩大雅洞酌篇豈  
第君子民之父母又  
周書泰誓元后作  
民父母

也非性也况理乎仁以愛之 禮記樂記仁以愛之義以與之特言其  
一端且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 論語顏淵篇樊  
遲問仁子謂為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烏足以為民父  
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迹亦仁人耳其無  
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  
乎何德非心苟以仁為全德豈有所謂衆德乎專言  
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不  
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内外充實通徹無所不

至語孟字義慈愛之德遠近內外是又泥孟子而欲擴  
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謂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  
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述為  
仁童子問佛以慈悲濟度為主其主慈豈不謬乎  
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  
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  
天苟使擴而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槁已假以風  
鼓之假以雨露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

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  
者則謂禮樂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  
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  
而其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  
已

詩大雅皇矣篇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論語微子篇微  
此干諫而死孔子如管仲憲問篇子路曰桓公  
曰殷有三仁焉

管仲不死曰未仁管子曰桓公九年合諸侯二者皆以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窮  
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  
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仁  
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人欲  
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古義蓋仁大德也非慈  
愛之心頃刻不忘則固  
不可許而濟世安民之功  
被于天下後世則亦可  
以謂之仁矣故孟子以下  
伯夷伊尹柳下惠君於  
百里  
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  
為仁是也此所以  
雖高第弟子不許其仁而  
反於仲許之歟其謬可  
九已

顏淵篇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也而由乎哉

曰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  
於仁也其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論語衛靈公  
篇孔子之語  
及諸子問仁見雍也顏淵  
陽貨等篇皆是也大臣問政與問仁  
相類見顏淵子  
路等篇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為宰而  
問今日所行為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為其宰日或  
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子張子以  
天下言之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鄭聲  
淫人鄭聲淫佞人殆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詰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

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信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入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  
身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也  
首脩身禮記中庸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曰脩身也賢  
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  
也懷諸侯也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  
王之教詩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  
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為安民  
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為行仁之本已豈徒成

禮記中庸誠非自  
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智也

一哉後儒扭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見辨道章而謂天  
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  
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己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  
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  
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必不



見禮道二十三章考注  
左傳僖二十七年  
年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

見已

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  
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  
入論語堯曰篇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禮  
入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顏淵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是也知禮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  
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  
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  
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

又見家語顏回  
篇

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  
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文公二年左傳仲  
尼曰臧文仲其不  
也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妻織蒲三不仁  
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皆謂其不知  
禮矣可見古者以不知禮爲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  
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  
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道言之耳後儒不  
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公孫丑篇孟子曰彼  
辯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  
其所窮朱注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無不

孟子離婁篇孟子曰離婁明輪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聖人既得自力為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又告子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子當化告子篇

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聽訟吾猶久也論語類是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況孟子而能之乎故設法邪遁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為事禮記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

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人不知而不愠論語學而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是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為政篇朱注天命即物者乃事物所或曰知吉凶禍福所謂命云者皆就吉凶禍福死生存亡相形上立言蓋或吉或凶或福或禍或死或生或存或亡其所遇之幸不幸皆自然而至無可奈何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可動心語孟子義何故謂之命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

履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知孔子曰丘  
之禱也久矣亦此意不可不見聞之知而言上伊川曰  
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所謂知命  
云者處乎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烟銷  
冰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命也知  
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皆不知道者  
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  
在知人在安民臯陶是臯陶立智仁二德以為萬世  
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  
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  
相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

子罕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

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賢人無安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者安難於知人

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  
篇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尚書是雖堯舜亦有所  
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  
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知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  
智先於仁雍也篇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無  
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  
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  
是故也故智之為德莫大於知人焉祇所謂知人者

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如蟻  
 照毫釐弗遺是謬之大者也夫自古所謂知人者在  
 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  
 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  
 子夏釋之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顏淵篇樊遲問仁  
 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  
 遲退是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當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

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為才相倍蓰相什佰千萬則  
 賢者之難知豈不宣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  
 高宗之於傳說尚書說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桓公之於管仲管子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鯀徒知其才而不知其惡  
 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鯀  
 解具辨道考注古之道為爾後之學者昧于斯義而欲悉知

事又類聚新集吏部尚書部唐臨  
冊潔驗全流品是  
資清識又杜甫詩  
待衡留潔鑑聽  
履上星辰

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鑒是曹孟德之所尚耳魏志

武帝本紀遺令注魏書曰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

之則昉於孟子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丑公孫

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祗好辯之甚不

覺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

徹莫所疑惑為解語孟字義天下之理曉然殊不知

是世儒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

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並論語是其意謂知仁

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知仁莫

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本贊聖

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所謂格物者謂

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後所知始明故

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之謂哉苟非遵

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俗之知也何以

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

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物窮理

○南長公九年左傳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論語集注

○見辨道八章考註

○按據例中庸上當有禮記三字

是是非非之類格物窮理見辨道考注性理字義察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愆則智之仁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小人伎力君子伎心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肯遵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大學未育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育好義其色者也憲問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而未嘗稱好智者為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中庸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

智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盡心篇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

孽子其操也危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其慮患也深故連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智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為知古之道為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禮記中庸曰天下之歸於德也如水之就下焉夫德者下之所歸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矣

史記周本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孟子言夏商聖人治王道肇是成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  
中庸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周易泰卦象辭

孔安國書曰序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不斲自唐虞以來訖于周

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  
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  
制作功侔神明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  
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  
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  
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  
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孔子家語始誅篇威厲天下大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治王道肇是成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以為萬世之極孔子  
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遺迹  
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為是故也三代聖人亦  
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月弗  
及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迄衰辟諸川流滔滔不  
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  
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  
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

周易上繫辭象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友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明人言禮樂

若

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不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也不翅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以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



非聖人者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  
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  
言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  
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  
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為  
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為聖

莊子齊物論固兩  
周禮曰曰裝子行今  
子止量子坐今子  
起何其無特操與

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  
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已久矣千歲之下  
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  
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  
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  
之耳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見辨道五章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  
以為君子之德蓋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

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  
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  
九德九官伯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  
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  
作納言見尚書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  
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  
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  
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  
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爲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

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  
黜陟軍旅田獵之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  
邦刑非懇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  
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尚書周官篇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非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小雅左傳臧武仲雨行人  
正月篇譏其非聖人襄公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  
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

將飲酒而已雨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為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无忌憚之甚者也其說

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蘇軾武王論蘇子曰武王

湯武顧自以為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

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

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

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殺君至耻之不食其粟

而孔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

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

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

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論語八佾篇朱注舜

紂

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  
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孟子性之身之焉曰盡心篇孟子  
故其實有不同者孟子性之身之焉曰盡心篇孟子  
也湯武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  
身之也

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

優劣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禮記

曰作者其所制作禮樂政教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

七人矣曰釋奠於先聖先師禮記文王又曰天子將出征類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

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王之制是  
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在泮獻功詩魯頌泮宮篇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合祀  
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與天  
一矣考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天子與大事

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篇孔子之語是君子所畏亦唯  
天與先聖已足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是其至也況  
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  
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奚謬  
為古之道為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  
矣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  
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

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  
道為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為主於內故不知禮樂  
謂之道也又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徒以其  
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  
也妄意謂聖人之德道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  
優於堯舜矣中庸章句序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  
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  
者上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

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  
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  
人不唯生知為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  
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  
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  
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其人而後行又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又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古之道存故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

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十六篇韓子五十五篇史記各以爲道是孔子所謂  
韓非傳非喜刑法術之學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子孟  
不知而作之者也而論語述公孫丑篇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  
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  
人難乎爲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  
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爲聖人萬章篇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桡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  
下惠聖之和者也桡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  
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  
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  
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爲聖人  
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必遵聖人之  
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  
然其所謂人可以爲堯舜者亦唯謂服堯之服誦堯  
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告子不必求爲聖人也後儒

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為聖人是辨道於  
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為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  
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中庸章句  
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  
之道也性理大全太極圖說注朱子曰人性雖同稟  
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  
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  
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  
而為聖人也不偏不倚見辨道考注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自處喜測  
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究必立德

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百聖人之德亦勢之所必  
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小哉要之  
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  
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  
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宰  
我日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篇易大  
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上繫傳段使

便 便  
同  
翻譯

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後稱已至於揚子雲  
始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揚子法言五百  
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為階級之名也至謂  
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仲尼元氣也顏子  
春生也葉采注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  
博無有涯涘因見問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塊北  
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衷善之長也孟子集注序說程  
子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則亦竊倣浮屠  
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則亦竊倣浮屠  
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後漢書西域傳注浮圖即佛也

註

多陀阿伽陀註亦云怛闍阿竭後秦翻為如來金剛  
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以法身釋轉  
法輪論云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又  
三乘通號篇菩薩註肇曰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  
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  
薩埵無正名譯也又鳩摩羅伽觀經疏  
云以法化人故名法王子什注淨名云妙德以法身游  
方莫知其所以生又來補佛處故言法王子義楚六帖  
諸法名相篇一生補處成佛經云慈氏菩薩現居知  
足次補釋迦只受天中一生當來候機成佛經疏云  
王隆受職之宏儀一生補處之靈範天台大師云補  
處者前佛既滅而此菩薩即補其處故云補處  
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杜預注  
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唯禮之求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

於禮見檀弓諸篇儀禮喪服賈公彥疏傳曰皆不知

商字子夏所為禮記有曾子問篇孔子家語有曲禮

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篇史記魯世家注徐廣云

斷斷是關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蓋先王知言

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

足以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為體也蟠於天

地極乎細微物為之則曲為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

漢書禮樂志周監  
地極乎細微物為之則曲為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儀三千

索隱曰讀如論語問  
間如也漢書地理志  
注顏師古曰斷斷分  
辨之意也

詩二九  
伊達

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至於

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

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

豈政刑所能及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

言何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

喻乎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

人以為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

不思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未

如之何矣（此字下）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劇自然  
有以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  
所喻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塞焉  
雖有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  
之矣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爲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  
在默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  
時乎舉一隅以語其義（論語述而篇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復也）不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戴記所載皆是已

祗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信先王者  
不及孔子之信先王也其人之信七十子者亦不及  
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喻人之急論說其義之  
弗已日以蔓行以至於戰國之時義遂離乎禮而孤  
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此其後去  
古益遠義理之說益盛囂然以亂天下先王孔子之  
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爲性（自虎通  
情性篇  
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  
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

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居  
神會五行之秀氣  
性也孔疏五行之  
秀異言人感五行  
秀異之氣故有仁  
義禮智信是五行  
之秀氣也禮記  
庸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修之謂  
道也  
謂教也注天命謂  
天所命生者也  
謂性命之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  
信土神則知

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  
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  
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詩大雅烝民篇鄭箋天乃本  
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  
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君子  
然孟子豈以此為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  
人性以立道德故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善與外  
人爭口不擇言取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  
程子解禮樂專以序和為言論語陽貨篇集注程子  
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蓋多義理天下無一物無  
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使車

使不是其意以禮樂為粗迹以其理為精微故以序  
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先王之  
不以序和為教而故作禮樂是其智不及程子不爾  
亦喜故難入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  
莽已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論語學  
文之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為先王之禮然既以為性  
則難平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平其  
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為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

礙之說耳起信論最勝業徧知色礙自在救世大悲  
今略舉性又一大小無礙謂自在者如華嚴說乃有種種  
諸根之性不一雜諸根之相二且用無礙謂諸根相  
作三事理無礙謂現色炳然而不礙舉性空應  
機無礙謂圓迴之身十方齊應多機頓感身亦分  
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  
禮也告子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公孫則知其  
心急於爭內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  
以辭讓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  
孟子豈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

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者豈  
不章章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為德亦爭性  
與德之名耳語孟字義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又仁  
道德者以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  
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  
辨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  
等威分明不少踰越語孟字義尊卑上下等威其言  
先王之禮而為是言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  
以在外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

詳見德則考注



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為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為自然者范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禮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禮禮記樂記三王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為精微以禮為粗迹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五夏既除喪而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禮記

衛公為顏淵問焉  
和章朱注程子易  
政多矣惟顏子告  
之以此蓋三代之制  
皆因時損益及其久  
也不能無弊周衰  
聖人不化故孔子對  
酌先王之禮立為世  
常行之道矣此以  
為之兆耳由是求  
之則餘皆可考也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  
不易之法孔子之  
作春秋蓋此意也  
大全注程子曰三王  
之法各異一王之法  
故三代損益文質  
隨時之宜宜若孔  
子所立之法乃適方  
世不易之法孔子於  
他處不見說此答顏淵云此是於四代之中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  
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論語八佾篇集註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曾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為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曰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

見辨道三十三章  
考注

周禮以禮教中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五禮防萬民

而教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古之言也

禮和 惠按物子曰釋者之言誤入正文者本經諸則求無者

演說其義者此則獨載之蓋五祀六樂教之則不須

用八刑故古者視者以此語記於耶蓋先王立禮以為

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

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性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自

生使是禮見於應接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死太過

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文節文乃其恰好處使

無無

詳辨道六章  
考注可待觀

見辨道十八  
章考注

是理合當若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無 然使是

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

親書曰民心固中惟爾之中謂 是所謂中者聖人

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

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

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

禮智是也通書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 人間北看

成南東家之西家為東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

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也

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也



之日趨<sup>トシラ</sup>文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  
學者思諸



